

盧圭齋先生集

驅睡魔賦

盧子好讀書每閱一卷輒欠伸思睡盧子曰是必有魔我者乃爲賦驅之千里之外其辭曰古之君子自強不息宰予晝寢仲尼斯責允也神禹寸陰是惜展矣周公夜以繼日萬世而下咸仰盛德後乎諸賢亦殫厥力董兮下帷衡乎鑿壁各有令名著于簡冊肆予之學作輟靡一厥咎在汝其能汝克方其茅齋寂寂晝長如年烟



生古篆鼠入新絃爾或至止孝先欲眠龜堂淒
淒夜寒如水銅壺促更鐵檠繼晷爾或至止希
夷好睡至若佳客滿座載咲載談爾或窘我我
舌以緘明師正席講道窮理爾或窘我我心以
弛雪案螢牕手不停披擷詩之葩採禮之儀揭
書之要搜易之微爾或病我力倦神疲吟誦之
餘才思攸攄歌亞靈均賦凌相如詩驚李杜文
駕歐蘇爾或病我詞澁興枯爾來無聲爾去無
跡窺之莫見捉之莫獲今予將以仁爲矢以勇

爲弧以志爲將帥以氣爲卒徒扞吾禮門用屏
爾居障吾義路用塞爾塗爾宜遁跡於無人之
濱竄身於不毛之區毋入我廬毋邇我軀詩不
云乎其虛其邪旣亟只且子將如何言猶未旣
恍惚之間若夢若醒有若答我曰噫嘻子言過
矣豪家甲第待予孔敦美褥疊綉華衾耀文垂
珠簾以掩晝設翠幙而扃春仙翁野衲接予益
勤竹牕納月柴關閉雲席樹陰以終日對栢子
之清芬彼屢得我而不以爲厭我數訪彼而不

三齋先生集 卷之十
以爲煩故日與游陽臺之雲雨步華胥之乾坤
臨謝池以覓句詣槐國而游魂奚獨見斥於夫
子而使我不能自存也耶予曰富貴者何事乎
勤學隱逸者何心於功名予也進不少據其志
退不得獨善其身是以汲汲孜孜靡遑底寧期
努力以弗怠或庶幾而有成子宜亟行我非少
恩睡魔於是若歛嗶啞逡巡畏縮電走風馳一
往不復

悠然亭賦

蘇子瞻說陶詩云本自採菊而舉頭見山悠然
忘情趣閑而景遠可謂深得此詩之旨矣然此
老自彭澤去官歸不爲世故所縛隨所寓輟悠
然非特採菊見山之詩而已靖山蔣君慕靖節
之風而以靖山爲號取採菊之句而以悠然名
亭其趣向從可知矣予因爲之賦以擬君之趣
賦曰驛溪之山層層驛溪之水泠泠有隱君子
俯溪而亭窻八面兮玲瓏屋數椽兮丹青景無
禁而可取門雖設而不扃儉不及陋奢不及侈

而扁以悠然之名主人無事日遊于亭曰昔義
熙哲人解組來歸神契靈均節凌伯夷念夙世
之所慕冀往躅之能追忽舞蹈以有得乃援琴
而歌之歌曰若有人兮山之下步東籬兮容與
紛春妍兮何之撫秋香兮遲遲暮秋香兮娛人
立西風兮誰晤又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麓步東
籬兮夕日將夕兮忘歸采芳馨兮盈掬盈掬
兮遺誰羗好修兮公所獨又歌曰若有人兮山
之陰樽有酒兮床有琴撫琴兮無絃醜酒兮屢

斟何千載兮寥寥羗獨會兮余心歌闕于時有
客坐于亭上聞歌而晤攬衣而起曰大化一漚
浮世萬殊事有共途而異域人有異世而同趨
維先生之所尚與靖節兮相符至若灑氣橫空
荷枯柳敗盼芳藂之始華傲晚節而獨在方離
披以向榮聿璀璨而可愛幽馥散乎庭戶雅韻
凌乎蕙蒹登斯亭也覽斯物也其靖節之所采
者歟連峰相繆一碧蔥蒨旣列屏以競秀亦排
闥而自獻嵐光凝而暮寒木葉下而秋遠雲出

三齋先生集 卷之二
岫以來歸鳥投林而已倦登斯亭也對斯景也
其靖節之所見者歟維亭之下鑿苔而池分數
畝之靜幽開一鑑之漣漪導泉流之縈迴泛瓦
影之參差亭亭者華不蔓不枝圍圍者鱗躍波
而嬉於此而嘯咏何異乎臨清流之賦詩維亭
之側瀕池而圃恍惚乎三逕依稀乎五畝夕延
竹外之月朝拂花間之露時摘我蔬時種我樹
清陰在觴佳色在屨於此而逍遙何異乎涉南
園以成趣綸巾翩翩羽扇載揚薰風南來衾枕

晝長似臥北窻夢寢羲皇佳賓既至歡伯在席
畱連投轄談咲岸幘似遊廬阜偃仰醉石左圖
右史前經後傳秩然插架可味可翫爾遺埃壒
身謝軒冕澹然閑情孰羈孰絆似乎歌歸來之
詞以遊下瀝之館嗟卷舒有時顯晦惟遇釋莘
野之耒而澤民投渭川之竿而佐主聖平泉者
秉國之鈞堂綠野者中興之輔今也四海爲家
萬國車書吾子將爲鳴陽之鳳乎抑將爲空谷
之駒乎將爲在林之鶴乎抑將爲泛水之鳧乎

三齋先生集 卷之十 五
主人咲而謝曰北山有移文之誚終南貽捷徑
之譏謹我優游勉我遁思夜鶴不可使之蕙怨
曉猿不可使之林悲言畢但見空山寂寥涼颯
颯爽四簷露冷雙溪月漲付物我於兩忘夫奚
有乎得喪又安知夫蔣之爲陶而陶之復爲蔣
也耶

海賦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旋斡乾樞包括坤寓思
昔洪水懷襄帝命神禹乘四載以焦勞決百川
而東注屯余車於龍門率飄風而來御天吳紛
兮乘旗罔象導夫先路澘漫瀰渺茫無涯淑浚
壑谷以納衆流指西極而回顧於是地軸載安
端倪呈露波涵太清雲興風起東接扶桑西逾
弱水北洗沃墟南漱珠厓珠厓之外不知其幾
萬里浴陽烏於東津沒望舒於西溘蜃樓市於
空中鮫人織於水底馬銜開口以雄吞海童邀
路而瞪視其神怪有如此者其鱗則巨魚突兀
高濤浮游六鰲負山大鯨吞舟揚波之鬣挿雲

之鱗固莫名狀何數乎魚蝦螺蚌鱠鯁鮓鯪其
羽則鯤鵬變化扶搖九萬鬣鬣蔽雲羽翼凌漢
鷄鷓避魯門之風精衛沿發鳩之岸詭色殊音
羣飛類浴徜徉乎波瀾沙石之岑渤澥之島又
何計乎雙鳧乘雁其寶則陽冰以濯陰火潛嘘
赤鱗紫貝詭石文渠蛟室之所儲又何止乎鰲
山之貝蚌殼之珠予方觀瀾作賦染筆濡墨客
有咲于傍日子所言者海之迹請爲子言海之
澤廣大無涯流行不息蓋納百川而不泄者海
之量載萬斛而不重者海之力潤下作鹹者海
之性卑以自居者海之德舟楫以濟不通者是
其仁潮汐往來旦暮者是其信與天地以長存
歷萬古如一日此海之所以爲大也子之言固
未究其萬一予聞客言有覩其顏上手稱謝探
本知源客喜而咲哂巘同觀達大觀以遠眺步
徙倚以盤桓蹠玄虛之故步感軻氏之難言

圭齋盧先生集

記

重建登科巖記

惠安縣西一里有巖曰登科稽之邑志始名登
高山宋乾道間邑人盧瞻讀書其上以八行舉
因改名焉是山有林麓泉石之勝諸峯環峙萬
象在下大海際天一望無極每佳辰良月邦人
士女咸茲以嬉崇浮圖者因爲之殿宋季燬焉
延佑甲寅邑之好事者乃宇其故址苟葺未完

歲深且壞至元丙戌前進士雷侯子樞來宰是
邑去煩除苛興廢舉墜易法律而仁義化呻吟
而嘯歌視政之暇訪求幽曠以資遊觀得茲山
喜曰是何其名之嘉也且相距咫尺寧憚勞乎
迺率僚屬登焉至則慨昔賢藏修之地鞠爲草
莽爲之惻然者久之越三歲戊子冬十月計工
度材令白沙寺主僧嗣証董其役吏陳振王君
爵給其需芟夷孔艱墾闢寔廣旣葺前殿之壞
復作後殿屬之高明爽塏雅與山稱翼以兩廡

表以山門又與殿稱官弗匱助民弗匱力己丑
春二月落成稚耆聚觀咸謂規制之盛前此所
未有也於是雪溪林先生走書鐔津之上屬予
爲記其言曰子邑士也於盧公爲裔孫而又獲
與雷侯同舉子爲文志茲役庶幾揚乃祖之美
昭令尹之功俾與茲山相與無窮不亦躋與余
惟自有天地卽有茲山閱千萬年至于吾祖而
佳名始著自吾祖以來又幾百年至于雷侯而
舊觀一新地不自顯因人而顯亦其數然也余

以升斗縻茲不能去他日歸鄉里携朋儕相與
杖屨其間當爰筆賦之雷侯名機字子樞以延
平府推調是官所在咸有治績長子燧次子燦
俱領鄉薦

重修永春縣學記

泉郡之西百二十里置永春縣治縣之西五里
置學稽之邑乘學舊在縣東宋大觀迄紹興凡
再遷而後定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三月予始
蒞縣事卽謁學教諭高仲舉等進而言曰是學

自至元內附以來前後累改然歲久屋老隨葺
隨壞宜更久之顧學租薄猶不足以供祭祀贍
師生如營繕何予喟然嘆曰彼釋老之宮布滿
天下在在華麗今天朝右文而聖人之居其陋
若是吾徒得無赧乎矧余來方欲以教化理諸
邑而學又教化所自出尚得辭其責乎於是邑
之好義者若陳惟孝等相與謀曰令方有事于
學吾黨當叶力相之以速于成無何而粟盈于
倉楮羨于帑矣是年夏六月首作戟門五高與

殿稱距戟門四丈有奇建櫺星門以臨通衢與戟門稱戟門之左爲小屋右爲亭因故趾而加崇焉亭舊名思樂令易而扁之曰光霽遂及明倫堂暨左右四齋柱之腐者易之棟之橈者更之俾可以久堂之東西各有庫西以經史而學官私居鄰焉東以藏祭器而魁星祠密邇焉堂之前構儀門與兩廡接爲門如戟門之數儀門之內鑿地爲池甃石以瀦水而橋其上環以欄楯仍繪先聖及從祀像而華其殿由殿而廡而

門悉加丹堊十四年甲午夏五月安溪縣寇作六月侵我疆官署民戶燬于火而是宮巋然獨存旣而義旅聚於斯栖兵于齋飼馬于亭穴垣而蹊斧戶而爨所不克毀者僅廟余與戈甲相卧起弗暇顧也十五年春三月寇平民獲休息乃復召工補頽戟門之外砌石爲亭而種樹于其側櫺星之外築墻二十丈障其前闢官道而廣之徙興元省賢二坊于道之左右而相望焉蓋至是而役告畢矣又以士之無養也復勸陳

光緒等捨田若干以廩之以祭器之未具也復
範簋簠籩豆以用秋八月上丁克如禮禮闕宴
于堂上羣賢具在教諭顏寧助等請曰某等重
役于茲與執事相周旋殆將四載中更禍患尚
賴先聖在天之靈獲就緒矣今者釋干戈而俎
豆捨甲冑而衣冠雍容揖遜於禮樂之地顧非
幸與願記之以示來者余聳之學所以明人倫
也夫人倫有五而君臣爲五倫之一所係爲尤
重聖人教人爲學亦不過明此而已永春承平

日久民不習闔寇始乘其無備而掠之邑大夫
士且忿而起慨然興義兵爲國家出死力其細
民亦徃徃用命於鋒鏑之下而不暇顧身以攻
則克以守則固寇分道闖吾境大小三十餘戰
而竟不能入尺寸蓋民心惟君臣上下之分不
可一日廢故其臨危捨命有不待勉而爲之者
豈非平昔服習聖人之教而然哉然則學校之
設其有功於世大矣今百里寧謐吾與君等得
相安於無事其可忘所自耶諸君子第以營繕

書齋先生集 卷之十
之顛末求余文而不知余之記殆有重於此者
輪奐云乎哉眾咸曰然遂書記

永春縣重建公署記

縣隸泉郡七獨永春山水之秀視它縣爲最以
誌攷之是地爲桃林場晉天福間始陞爲縣縣
治背大羽而面像山下臨溪水陰陽家以爲最
勝者也公署重建於至正元年辛巳時監縣鎮
奴尹方建翁典幕黃真仲也十四年甲午夏六
月燬于鄰寇寇恣標掠所在焚蕩予與義士呂

用賓父子僚友伊守禮暨諸慕義者大募民兵
擊之屢戰屢克十五年乙未春三月寇平官曹
卽他所理公事民復業者往往依村落以居市
井蕭如過者嘆息是年耆老數十人踵門告曰
公署所理民望所屬也久廢可乎且自君失之
自君復之不亦善乎予喟然嘆曰事有廢興是
固當爲然民病未甦恐未可爲今日夕當代恐
不及爲父老請弗置遂許之於是富者輸財貧
者輸力九月興功木石陶冶之匠各執其技命

邑士顏希道督之乃作廳事後堂摠爲間十廳
事之西爲江黃二公祠東爲慕所翼之以吏舍
表爲儀門堂故卑濕爰積土而增崇之前爲亭
後爲軒左右爲房凡深淺廣狹之制陰陽向背
之宜一仍其舊而高明稍勝人咸謂其規模之
偉也時縣尉趙居仁陳岩寨巡檢方純亦各以
其所宇來白余念其役不可輟因以邑民所輸
力者分給之居無何而尉司之署亦成矣衆復
以樵樓爲請乃併作之曾未就緒而余改調福

之寧德矣他若犴獄倉庫庖厨之屬凡所宜葺
者不暇葺而去蓋十六年丙申冬十月也嗚呼
予作邑垂五載方其始至天下承平境內無虞
日與士民共享優游暇豫之福安知邑寇之禍
若是然乎拊摩於瘡痍之際營繕於煨燼之餘
錢弊法舛工傭費巨安知今日之事庶其苟完
乎余旣不能固守封疆貽我民荼毒復勞我民
以就茲大役寧不重得罪於我民乎嗚呼其亦
艱哉抑亦不得已而爲之也與我同志畝惟厥

終則匪予之幸斯民之幸也故書此以識歲月而尤不能無望於將來云爾

三華重修講堂記

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余以事抵三華卽謁廟學偕諸儒坐于講堂之上顧瞻棟宇欲壓因謁教諭商君季友曰學以明倫也堂以講學也可若是壞耶盍圖之起而曰僕僞員于茲興頽補弊之務恒寘于心欲獨任諸已則廩如懸磬欲旁托諸衆雖家至戶諭言未易售固將待其人而

後興與且是學之經營顛末具載于碑始終皆吳氏之功也廣德二守武畧公實作之其後寢壞則畧之子臨漳二守遜齋公修之又其後正殿兩廡暨櫺星門壞遜齋之子今汀州二守松泉公重修之松泉於學尤究心旦夕代歸斯堂之新可卜矣明年庚寅夏五月季友走書延平諭予曰比者松泉公歸自汀僕輒以向之復于執事者請公欣然曰是吾責也是吾父吾祖之志也於是捐財集工不俟終日凡棟榑榱楠竹

瓦之汚腐殘缺者悉易之完緻視昔加倍丹堊
漆髹燠人耳目興役於己丑六月畢工於庚三
月糜鈔為錠八十有奇而它人無與焉學之人
士僉謂吳氏有功於學三世矣宜載其事于石
俾來者考焉執事幸為記之余惟學乃教化所
自出之地其事似緩而實急自夫二氏死生禍
福之說勝天下無賢愚貧賤咸靡然趨之求其
用力於教化所自出之地則亦寡矣吳侯獨以
高明特達之見崇正學而不惑其諸異乎代之

人歟且人孰無子孫焉然不能保其皆賢而無
不肖作於前而述於後者幾何人哉吳侯乃能
以其祖父之心為心俾鄉校之士藏焉脩焉遊
焉息焉其必知所自矣雖然堂之設豈止於是
而已固將相與講明古咎聖賢誠意正心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窮而推其說以淑于鄉達則
克其用以濟于時斯無負吾侯所以作新斯堂
之美意侯名克忠松泉其號也教諭名皓三山
人

東坡善應庵記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予抵福清平南之東坡至
于善應庵一日僧覺真暨優婆塞陳覺榮來
曰是庵創於大德己丑至元戊寅乃重建焉其
事則陳何二師之經營其教則東林遺法也二
師去世久而事實未有紀恐遂湮沒無以示來
者敢請予曰第言之我爲若記之極西之方有
淨土焉其國無三惡八難其人大樂有能念佛
三昧往生彼界晉時廬山遠法師懼夫代之信

者弗篤作爲咏歌以勸之由是東林有白蓮社
當時化焉故庵宇比比有之而此以善應名蓋
取觀音經中善應諸方所語也又曰庵故陳覺
堅宅也覺堅年甫壯輒脩淨業嘗建安福庵後
灣厥有成規乃出謁道師之有軌行者以究其
道旣歸思別度法宇謂莫東坡若也遂以宅爲
之而居其族於旁里不以混焉乃拓厥基欲其
舒也乃凹厥壤欲其燠也首作佛殿次作觀音
閣後灣陳覺正實相成之於是覺堅老矣其徒

陳覺慶道行愿殼爲時所推自嗣以來內潰私蓄外資衆施務新厥故用弘茲庸旣鳩工視中殿曰狹矣其廣之乎視觀音閣曰陋矣其易之以高明乎視棟楹椽桶曰腐撓矣其悉更之旣克有成成就矩矱施之金碧被之漆髹殿之後闢軒東向累土爲層臺而墉以衛之閣之下闢軒南向列其房於左右外則旁取篁篠花卉之屬雜植焉涅槃有堂香積有厨寢有次食有所殘繕苟完卽以其餘市田若干畝課僮種藝而取其入以食蓋覺慶主之而覺真覺榮與北山林某咸有力焉予聳而復曰釋氏以人天小果目締構然以崇象教匪是曷依是庵也有覺堅基厥始有覺慶旨厥終若二人者殫精神竭志慮以慮翼之卒克就緒茲惟艱哉雖然非以眩美觀也其惟弘爾佛之教以惠斯人乎夫佛之道其教不過導人爲善已耳雖蚩者流幽明之五濁仇之十纏九惱囚之罔覺罔脩誰愆誰尤然而性固善也導之善善斯應矣又奚他之求

及其至也可行其道諸惡不留其羣聖之儔與
今夫海島荒遐之處戒葷血人念三昧誓超惡
趣期生淨域豈其俗固然哉教所被也然則茲
庵之作其利益不既多乎若夫究真諦於一言
之頃悟奧義於一事之微學者殆未易進此然
頓由漸入尚勉諸覺真覺榮曰然遂書以授之
而銀諸梓覺真號東庵覺堅之孫覺榮號桂堂
覺慶弟子其戒行顯著里之人尤加重云

惠安縣學修學增田記

至正五年己酉夏六月惠安教諭傅君馳書告
琦曰惠安學凡四遷而迄定于縣治之左前至
元癸巳令尹趙君仲臣之所創也舍如舟廩如
罄倚教席者視學如傳聞有以革陋爲志徃徃
畫於力不足以叩有司有司聽之漠然不少加
意如是者積有日矣至順庚午監縣樂禮公寔
來毅然以興學自任宮之狹者闢而廣田之失
者稽而復士爲建祠樹碑德之也又十有二年
辛巳吳漢臣來守茲邑飾大成殿廣表凡若

于悉易磚以石又三年甲辛陸公君華繼至乃
大脩明倫堂棟撓者更之礎陷者平之臬桶瓦
甃無纖巨咸徹其舊腐破缺而新之堂之後曰
尊經閣閣之下曰崇賢堂畢就輪奐更築環圃
之墻爲丈六十有奇徙光霽亭其中仍斥而大
之又自櫺星門達于通衢翼以石欄爲間凡四
十有六自始役迄終公每躬督之不務苟成不
求速効必完必固尙可以久於是學之制始備
先時邑民陳△以罪沒田于官鄉豪陰據之前

令吳公廉得其狀議以所沒田與學養士贖具
卽代去豪賄吏陰更其贖公亟以前議白之府
府是之因召豪至廷下示以汰豪遂服田悉歸
于學於是學廩始給邑之耆士來言曰凡有功
於學者宜祀今仲臣樂禮公既有祠公與前尹
吳公獨不宜祠乎衆諾而祠之將載其事于石
因以所入田附書焉請予爲記某聞諸邑令古
諸侯也邑學古庠序也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
邑夫興學以化於邑者令之事也邑得良令難

前有作而後克繼之者尤難若二公者其位同其志同其興學之功又同卽于學而並祠之者蓋秉彝好德之良心其施於二公者亦同也公邑諸生也目當時之陋每羞且憾之今者居有廬食有廩絃誦有次其可忘所自耶爲我語同志之士其益勗乃德澤乃業處而善其身出而周於用庶幾不負二公教養之初志云是爲記

遊凌溪記

惠安之北鄉其泉石林麓之美獨菱溪爲最勝

溪之上兩峰對峙蒼翠可愛崔嵬峭嶮狀若相敵而不相讓者一水出兩峯間或淵溱黝黑莫測其底淺僅沒膝瑩徹淨幽魚之往來可數也溪多石水觸之則滂湃有聲其最巨者離列水中相距咫尺水東而過過則帖然凡幾屈折出而抵于驛道之衝宋治平中橋之以渡卽所謂永濟橋者水由橋下徑注有山橫截其流水復曲行疾逝自此以往予亦未暇究其所窮也曩余來訪親舊愛溪之勝而屢遊之然信宿則去

不能留也至元己亥初夏予與莆陽人方君同
寓烏石精舍溪出烏石山之背每日未晡主人
輒相命以出出則之菱溪至則上汾下流以釣
得魚以歸歸則月出東山矣故夕率一至焉雖
風雨亦往然猶以爲未極其趣也五月末澣不
雨不暘主人野服芒履客亦如之一僮釣竿以
從一僮肩酒雜以肴簋始由永濟橋側披榛取
道以達溪主人把釣立于翠蔓青樹之外倦則
與客列坐石上命酒少酌酌罷則釣如故頃之

步且前石愈竒水愈清地愈奧意愈適而魚之
嗜餌者亦數數獲之於是爽氣憑陵煩襟瀟灑
雖屢酌不醉也已而復得石橋數間盤桓久之
遡此而上計當猶有佳處而日入矣噫主人生
於斯且將老於斯余與方皆客也山色水光不
可奪取分而公也雖欲常賞諸勝其可得乎管
柳子遭事謫南州久且不復其最勝者若黃溪
鉛鉏潭諸處無所不遊遊輒爲之記所謂雄深
雅健之文皆以是得之今余才不見用於時文

圭齋先生集 卷之二
不足示於後姑書以誌歲月云耳

圭齋盧先生集

誌銘 祭文

元故真士陳公墓誌銘

至正十三年癸巳二月二十二日有元真士惠
安陳公率于烏石之正寢得年五十有八卒之
十日其侄女偕盧琦在永春聞而哭之又十日
其從子從仁走書于琦曰先叔父向有疾嘗爲
文囑其子同曰吾平生慕古道今老且病倘不
起喪事一依古禮慎毋用二氏非親知不受吊

踰月而塋題云有元真士烏石陳公之墓足矣
茲不幸歿同悉從治命將以是年四月二十四
日辛酉塋于林坑山之原惟先叔父夙遇執事
厚知叔父之詳莫執事若其銘以來庶有以慰
死者於地下琦得書泣曰嗚乎平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真士今我戀茲升斗不可去真士病不及
問歛不及視塋不及會吾負真士多矣嗚呼尚
忍銘之哉真士諱士麟字子信元真丙申二月
二十日生曾祖諱元善祖諱嗣源父諱旃澤母

黃氏真士早失怙恃事二兄惟謹性嗜學諸史
百子靡不遍閱手未嘗一日釋卷凡古今人物
事變徃徃能道其詳雖老師宿傳弗逮也治家
有法教子有方待姻戚舊故有禮恤下有恩動
輒取則古人每誦諸葛武侯吾心如秤不能爲
人作輕重之言以自傲視習俗姦僞戚然若有
所不堪者所居山水明秀卽居之東偏爲亭有
池臺華卉之翫命酒酌客殆無虛日或適意漁
獵放浪數澤間與勢利邈不相接益有所悟矣

娶莊氏先歿再娶王氏有淑德生男一卽同也
生女五長適葉次適連次許適柳末許適王琦
往來外館今三十年真士念之如一日去載繇
永春入仙遊捕寇取道惠安還邑真士語留信
宿別時無他祝惟曰若先人教若廉謹守道事
載家乘幸念之勿廢嗚呼真士已矣寧復聞斯
言哉銘曰樸以葆真曰唯古人遜以養晦曰惟
真士佳城言言真士之墳菱溪可竭刻文不滅

樂齋陳公墓誌銘

予穉歲聞先子前村公及舅氏豐山公每言夙
昔遊浮休先生之門同舍凡數十人而樂齋陳
公尤表表時予雖耳公之名未及見也一日駕
舟至樂島始見公眉目娟秀意度閑雅有古君
子之風焉自公肥遯于家予每歲游學他郡不
可得而復見及予歸自京師公以詩來賀暨舅
氏屬和聯篇今纔十餘年先子歿先舅氏歿公
亦歿歲月流邁諸老淪落可勝悲哉公諱立功
字連仲號樂齋處士以至元己亥九月二十五

日生乃後唐金紫公光祿大夫諱政字雍之仍
孫其先自江州義門入閩居惠安之南浦扶陽
迨宋戶曹諱南鄉者捨宅爲院遂遷于樂島居
海上內有林麓之美秀氣恒鐘乎人故陳以明
經顯者相繼有曰遇平者終鬱林知州有曰遇
鳳者終新州新安知縣公大父諱季鄉宋宣教
郎父諱慶祖收節郎興泉述使母劉氏公少敏
達惠安尹子俊趙公竒其才薦爲泉郡庠直學
公勉職已而嘆曰親在吾安能逐聲利於外而

廢甘旨養哉卽杜門不出事巡使公及劉氏以
孝聞睦族善鄰教子待賓與凡所應接者冬盡
其道每慕少游之爲人常曰騎馬乘車優游鄉
里得善人之稱足矣此外復奚求哉晚年喜溪
山之勝遂卜居于仙邑之龍水卽居旁爲小屋
扁曰樂齋固其號也一夕謂諸子曰吾老且歿
汝亟爲我買舟吾當涉海適故鄉與族里父老
相聚而別是吾志也卽往造焉將返時公從弟
諱至明者年七十餘以詩賀公曰福緣善積見

曾孫金玉團栾聚一門白髮弟兄何忍別勉君
終老聚陳村公讀之泣曰吾豈憇然忘情哉第
死在旦夕且卜葬仙溪有年矣安能久處此也
因依韻答之曰重來海上撫諸孫桑梓森森影
在門老公豈無懷土念新丘已卜水邊村遂返
龍水信宿而歿時至正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也
得年七十又七公娶劉氏林氏宋氏皆先卒林
氏宋氏已葬劉氏生男英娶林氏女某適莆陽
萬俱天林氏生男漢娶鄭氏宋氏生男三沃娶

卓氏灣娶林氏演娶黃氏孫男三人孫女五人
曾孫男女三人劉氏生於甲寅七月四日歿於
戊寅八月十六日得年五十又一諸子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及劉氏葬于仙邑連江里
某山之原從治命也余試邑山中時艱事劇弗
獲奔走數百里以弔公之墓姑卽行實而銘之
銘曰海上山峙隱士攸止學積于躬孝形千里
有屋有田貽厥孫子晚圖乃居于彼龍水扁舟
涉江撫其姻戚姻戚孔偕一別而歿佳城言言

仙溪之渼我是用銘昭示來裔

祭烏石陳貞士文

維至正十有三年歲次癸巳四月戊戌朔越二十又二日巳未侄女偕盧琦謹以牲酒祭于故妻叔貞士陳公之靈告以文曰嗚呼茫茫宇內孰不有生貞淳伊邈巧僞相乘公有至性百慮一誠人生百歲孰不有死悉崇佛老以畢喪事公有遺命爰却二氏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生死罔愧今人所難烏石之陽菱溪之北不事奔競

以遊以息胸中萬卷古今歷歷揮塵清談聽者無斃種稻盈郊樹業環宅市書課兒釀酒延客杖屨往來東阡西陌或漁或獵隨意所適我陳氏偕數登公門公其念我情義孔敞留或旬餘語或夜分論經講史聳所未聞及我出仕屢辱誨言懼其惰荒戒以廉勤尚暮暮年保厥貞固豈料一疾而斃之遽佳城伊邈輻車載舉願言執紼道修且阻瞻望弗及雙淚如雨

圭齋盧先生集

啓
青詞

上惠安吳縣尹啓

郎官出宰百里載綰銅章書生窮經十年尚磨
鐵硯不圖今日獲立下風恭惟某官剛方有守
溫粹無瑕文章可以名家才畧可以經國宜大
展於驥足乃小試於牛刀金浦栽花邊地播去
思之頌錦鄉衣綉小邑誇創見之榮瞻此龍山
控茲驛道自昔號煩劇之所至今爲彫瘵之區

鮒轍之厄未蘓島鳥之來何暮以明敏蒞事案
無滯牘獄無滯囚以禮讓化民畊則讓畔行則
讓路膏澤源源於久旱之際紀綱井井於積弊
之餘仁已洽于一方政每形於三異丕績擬河
南之治夫奚以加清德照石門之泉終當不易
况庇士之厦最大而延賢之席尚温自顧艸茅
獨淹蓬華抱和氏璞屢遭刑足之刑鼓伯牙琴
尚冀知音之賞倘葑菲無遺於下體獲莩李盡
在于公門

荅吳縣尹啟

叩閣依日月叨蒙

聖主之恩下筆生雲烟聿

拜長官之貺捫心自愧揣分奚堪竊謂士之際
遇有其時道之廢興係乎數自大元天下之定
于一將及百年由甲寅科舉以暨于今兩紀何
列郡人才之輩出獨吾泉風氣之未開厲賢宰
之作成致鄙儒之振拔如某者疎庸無似困踣
半生佔畢徒勞莫了一經之債旨甘弗繼敢希
三釜之榮東書遠赴 玉京唱甲猥塵 金榜

歐生閩中貢士豈期韓愈之全科賈氏洛陽少年蓋得吳公之一薦方圖造謝遽辱寵嘉觀禮孔庭俾綴衣冠之末肆筵偃室叨居樽俎之間在吾道以有光諒輿情之胥說茲蓋伏遇某官聲譽藉甚詞藻燁然里巷喧謳歌之音門庭杜苞苴之謁撫窮扶弱民有父母之可依摘伏發奸人謂神明之罔測政績最於他邑文化洽於泮宮遂令下才式歸洪造知己之恩特厚寒微其何以報公理民之術尚踈高明必有以教我

領舉贄上本路鄒總管

太守民之師帥首唱文風儒生賓于玉家適逢景運遙瞻列戟爰進鄙辭恭惟某官性地如麟趾之仁世胄有鳳毛之貴二十年戀闕 帝曰汝其臣鄰一萬里分符民謂家有父母挹紫帽清源之雄麗擁朱幡阜蓋之光華明足以察吏奸寬足以蘓民瘼處處服龔黃之化賣刀劍而務農桑家家誦孔殳之書賤珠琛而貴道德課兒之燈不夜延賢之席常春某自顧艸茅久淹

蓬華家貧親老未遂祿養之初心日暮途窮復
睹賓興之盛制偶獲鄉闈之捷將爲京國之行
禹門變化之神當自拔於聖代鄒管吹噓之力
尤有賴於明公

分司海口場祈晴

伏以官有常職惟煮海之爲勞民不聊生爰籲
天而有請仰干鴻造俯瀝蟻忱伏念某叨貳漕
司忝理經費朝廷責任之重負荷弗堪省府號
令之嚴譴讓輒至事或回而或革心且恐而且

憂比者領職途中茲焉分治海口歲辨一萬引
之上額數頗多時當八九月之間工程猶少老
幼登程而就役僚屬隨地以分催土汛當收而
連朝霖雨不止火伏已迫而列竈烟焰暫停雖
云人力之未周實則天心之莫測蓋由蒞政不
謹每傷陰陽之和故自興煎以來屢被風雨之
患勢豈容緩計將曷施顧微臣無尺寸之能安
所逃罪念下民有鞭笞之苦誠不忍言乃命羽
流肅陳清醮竭精誠而控告祈陰翳之開明上

憂國下憂民非爲己禱外滌身內滌慮惟求天
知乞賜兩月之晴甘捐十年之筭伏願 上帝
如在羣后若臨金輪吐耀於山川日日慰輿情
之望玉屑奏功於鼎鼐人人慶邦課之登

盧圭齋先生集

雜著

建言常平

切聞政所以養乎民惟善則可守法不必泥乎
古有弊則當更伏覩至正七年詔書內一欵言
路通塞治道所關內外大小衙門官員凡朝廷
軍民利病直言無隱卑職承奉使司劄使前往
延建四路點視常平倉已行遍歷點視外切緣
常平之役昔戴胄耿壽昌之徒實建明之豐年

增價而糴歉年減價而糴益有成周救荒之遺意焉國家舉而行之誠良法也然近年以來但見其害而不見其利益法立弊生以至於此顧今日講究方新推行甚力而鯁生乃欲冒陳其弊不幾於躁妄乎然其弊不知則已既知其弊而姑付之緘默恐非明詔究利病極言無隱之意也故敢以足跡之所至耳目之所逮者言之其弊有八省府明文豐年收糴本分派鄉都爲里首者陰符吏弊云某人當領鈔若干某戶當

納谷若干吏輩從而漁獵之受甲之賕則移於乙得乙之賂則移於丙及其姓氏已定則家家被擾無遺矣此其弊一也省府發降糴本在各各路則減刻於府吏之手縣不能得全數在各縣則減刻於縣吏之手鄉都不能得全數此及輸倉需求多門而每石之費益數倍於官本矣此其弊二也立倉皆於郡邑城郭然鄉村之民近者三五十里遠者三百里其不通舟棹之處又多值饑寒賑糴徃復跋涉之費若干聽候逗畱

之費又若干雖舉以貸之而不受其直民亦未
如之何也已發倉之際其司縣貪猾之吏市井
儉巧之徒與夫權豪勢要之強有力者徃徃詭
立姓名悉空其倉而糶之而閭閻田野困窮無
聊之民雖一夫不得與焉此其弊三也各處闕
官子粒充爲糶本其吏貼人等徃徃挾官府之
威而預期以徵之圖一已之利而穹價以受之
名曰官錢實歸私室及其迫於上司之文移則
臨時取其低價買糶帶水濕者有之雜糝糠者

有之糶之損壞消折職此之由此其弊四也糶
本發下各縣其提調官典該行吏貼相與爲奸
邪以青黃未接民間艱糶爲詞飛申上司旣從
其請則移糶本以爲他用及至上司或差官盤
點或移文催徵徃徃倉惶失措或私券而賒貸
於富家或低價而收買於舖戶糶未足而虛裝
作數藏未久而浥變損壞其後官吏倉官人等
或以罪去或以滿去而賠償之責不過斗級數
人而已或斗級所不能償則凡有產之家不免

重受其害此其弊五也汀州居萬山之中其民不爲他業惟業農以生雖以貧民遇歛歲亦必有積聚其地又無深溪大川舟棹所不到故穀價恒賤汀人固無所賴乎常平也官府賑糶明日收糶徒作虛文而汀人受其實害至有不可勝言者又况武平上杭二邑去汀州爲尤遠其谷價視汀州諸邑爲尤賤始者講究卽二邑之境上共置一倉於黎畬取其道里均故爾殊不知聚黎畬而居者皆屯田軍也人人能耕家家

積蓄方有司收糶之時二邑去倉各五十里欲水運則不可以舟欲陸輸則所費倍蓰姑得輕賈而就糶於軍而軍人坐得添價之利及其變糶之日彼二邑之民無一至者凡在倉之糧悉爲軍所糶而軍人坐得減價之利國家立法之意本以爲民而歛散之利悉歸於軍此其弊六也倉官攢典人等近以例革去而專其責於提調官使提調官賢亦不過無擾於民而已決不能爲吾民利也苟或不職則任用非其人收貯

不如法其病抑又甚矣此其弊七也建陽平糶
倉乃前邑令勸率產民捨米以充之積至千石
有奇擇士民之謹愿者司其出納而官不與焉
民甚便之今尚無恙也崇安亦有平糶令其法
一如建陽近因常平之設收糶未敷本縣迫於
上司之點視乃以平糶倉所積之米充其數邑
父老屢訴之曾不爲理平糶所積悉歸於官常
平之惠略不及民上垂國家立法之美意下負
百姓備荒之初心此其弊八也願罷各處常平
悉歸徵元本還官若欲必行賑糶之法莫若勸
率產民捨米如建陽等處平糶倉俾民自掌之
如此則上不費官本下不傷民財而家無擾猶
愈於常平區區所見特此具呈如蒙准信備申
上司乞加裁覽不勝幸甚

諭寇文

皇元混一天下百餘年近歲構亂河南湖廣江
浙等處悉皆搔動人皆爲國家憂之獨高見之
士以爲 聖上寬仁大度宰相賢明天下必無

事今各處郡邑盡行克復百姓俱以平寧自京師至福建一路無阻汝等居深山知紅巾之亂未必知紅巾之滅知縣官之有害政未必知聖主賢相之有洪恩惜乎無人爲汝宣達此意况泉郡古爲佛國自歸附以來民不知兵雖有盜賊隨即勦除百姓享承平之樂他處所未有汝等一朝作梗禍連諸邑百姓受流離之苦前此未聞且汝祖汝父爲大元民汝身爲大元民大元何負於汝汝乃甘心悖逆爲盜乎汝縣

官未嘗結怨於汝路官未嘗結怨於汝城中之人未嘗結怨於汝旁縣官民未嘗結怨於汝汝敢焚燬他邑乃復攻打城池乎慈母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方始得成人身官府設獄不敢輕人命必審覆無冤方置人於死汝等殺人如刈草曾不動心何也人家架屋遮風蔽雨養子育孫有三十年五十年不能完美者汝等焚屋如點燈使人無蓋頭之地何也人生有貧有富自是分定汝等見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殺其人

何也汝等必曰半錠一石谷十兩一斗米尋常
欲求一飽不可得今日旣得酒食又得財物何
苦而不爲盜又曰官軍未大集民兵未大舉我
何憚而不爲盜嗚呼爲此說者譬如魚遊釜中
特湯未沸爾湯沸則爛熟矣家居惠安與汝等
卽鄉人也近宰永春於汝等卽鄰邑也我才德
不及於衆恩信不孚於鄰是致汝等侵我土疆
毀我縣治掠我人民惟自責已不敢怨人然深
思以爲盜之由誠非得已因爲汝縣官吏鎮守

官軍害政所逼生事激變汝等一時有所不堪
遂至於此間脅從者多有富足之家知理守分
之徒豈不知古今順逆之理但無路脫身誠可
哀痛也我乃永春令尹念汝等本皆良民也念
隣之民亦皆吾民也豈可坐視而不恤哉欽惟
國家許人以悔過自新近歲台州方國珍福寧
州康僞元師俱各聚衆數萬悉皆投首復業衆
所週知汝等若能悔前所爲開陳激變緣由赴
官首告咸與免罪復業爲民或能爲官出力招

諭笏縣賊徒盡數投首克復他邑卽與申明上
司論功陞用不亦善歟不然大軍四集玉石俱
焚李志甫二年而滅羅天凌數月而忘其餘小
寇亦半月一月而誅爾一則爲康僞元帥等歸
附復業一則爲羅天凌等自取滅亡汝等誠熟
思之孰得孰失姑以人情言之汝等身冒矢石
日從戰陣每挈妻攜子入山傍林風餐露宿以
達旦何如奠枕而高臥其家乎聚衆千百烹羊
宰牛以爲娛何如炊飯釀酒煨芋剝粟與妻子

相對面乎汝等誠熟思之孰苦孰樂我不能掉
三寸舌於汝姑移文以戒論汝汝等其聽之毋
忽

跋伯章九龍卷

鄉貢進士伯章公所藏畫龍九甚寶愛之識者
以爲所翁筆也一日爲他人持去且二十載矣
今復得之伯章以舊物復還自賀所與往還者
亦徃徃歌賀伯章予惟龍神物也屈伸小大飛
潛隱見其變化蓋莫測也今而復還其伯章奮

躍之兆乎龍之象屬乾乾爲陽數用九以九變
化也伯章春秋四十六矣今歲在卯由卯而午
則四十又九伯章其以是年射策於九五天飛
之庭乎

跋趙茂叔山居圖

右趙茂叔山居圖畫師李居中所作也藜山離
立蒼蒨一色飛瀑由崖谷中出滙爲平湖黛蓄
膏停澄徹可鑑寒雲翠煙相與徃還於莽蒼之
外夕嵐掩冉空起於林簿之間老樹高可百尺

許柯葉紛數茂叔玄冠縞衣坐其下左琴右書
條條然嘯傲於埃壒之表厥趣亦竒矣一日茂
叔持以示予予覽而嘆曰嗟乎世之厭塵雜者
恒慕山居之爲高然非誠能脫去富貴而甘心
於寂寞者其能一朝居哉茂叔少侍宦四方壯
而遊京師入國學歸而客錢塘市居非山也豈
其平日之所慕者恒在是與夫自昔英雋之士
孰不欲以才諳自見於世不幸而遭世之否則
山林而已矣今者明天子在上雖圭華門竇之

儒皆攘袂而起茂叔以英年實學方將與羣有材者相馳騫於功名之野茲豈山林時乎茂叔且徵文余爲賦白駒之三章焉茂叔以爲何如

題牧牛圖

榆柳之社蘆葦之鄉俯仰有崗巒藪澤之勝焉牛數十爲羣往來輕煙薄霧間牧豎穩跨牛背鞭箠不施任牛所適人與牛相忘於悠然之天而不自知畫者非深知其趣不能作此予田野人也於其趣稔矣今者逐逐車馬之塵無少休

息忽覽此圖爲之悵然

題曾君世家盛事集

吾泉自宋以來由進士出身至宰相者自曾魯公始公定策功臣三朝元老若蘇頌蔡確梁克家雷正之相業視公則有間矣父子兩府唯魯公及子孝寬蔡確及子懋而已狀元及第唯公之從孫從龍及梁克家而已一門進士十餘人惟曾氏及楊呂石蘇四姓而已至如一門二相兄弟三人同時侍從祖孫四代書殿館閣則曾

三齋先生集 卷之十
氏獨專其美而他族不與焉然則泉郡衣冠之
盛莫曾若也琦生長是邦每閱郡乘及聞諸故
老未嘗不羨慕曾氏之盛今年彥明君始出示
此卷因知其事尤詳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彥明君其勉之

題山水圖

予昔寓山中每覽溪山之勝心甚樂焉嘗有詩
曰平生愛丘壑來此看烟霞野迥嵐光合溪深
樹影斜小橋無客渡半嶺有人家獨坐楊陰下
黃昏望釣槎葢紀實也今者奔走官事羈旅城
郭間無復埜趣忽展此卷恍若曩昔所觀覽而
賦咏者心爲之豁然因題數語于後

求麥舟疏

至正己丑春友人三山方子不遠數百里至劍
津袖春陵太守木軒先生所贈詩以贈予且泣
以告曰僕獲戾于天母歿未葬而兄又歿惟是
坐一貧爲崇二喪弗克舉有年矣鄉黨莫予知
也故有是行仁人君子得無有范文正者乎予

聞而悲之因爲作儷語數聯于後庶好義之士
讀之而有感焉必有能周其急者

右伏以季札過徐君之墓解劍而行仲尼遇館
人之喪脫駟以賻益重義者不忘其人於旣死
而濟物者安知我之爲貧三山才子方氏素受

業於木軒先生之門嘗登名於棘圍亞榜之外
學由積於富命不幸而窮前喪慈母後喪難兄
禍在接踵上有老父下有孤侄言之痛心幾載
于茲二喪莫舉惟陟彼崗陟彼屺每爲安厝之

謀就有若斧有若堂殊乏經營之力倘非疾疚
切已詎肯奔喪告人情實可憐義所當念大家
周急庶小寬罄室之憂隨意贈財安敢必麥舟
之惠

求麥舟疏爲建寧李宗父作

龍江書院長良成李先生沒旅襯權厝于茲八
年矣其子宗文欲挈柩歸葬而困於無資尚義
之士幸相與圖之

伏以季札吊徐君之墓掛劍則行仲尼遇館人

之喪脫駢以賻盛節既於昔遺風可望於今故
龍江長李公藝精于勤行純而慤一經貢士嘗
充上國之賓五載學官竟作他鄉之鬼壽則不
固命亦何窮值時節之多虞圖歸葬而弗克親
舍隔千里道路間關旅襯垂十秋光陰荏苒毋
在而年過八袞兒來而囊之一錢方欲挈柩而
還誰能損財以助凡在交遊之士寧忘惻隱之
痛倘念故人舟中之麥勿吝亟歸黃壤墳上之
草易青

盧圭齋先生集

行實附

故前村居士盧公墓誌銘

前國子生三

山吳鑑撰

蓋惠安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
州錄事歸自京師之五月丁父憂明年七月來
福州以善狀乞銘於吳鑑曰吾先世光州固始
人也唐末避亂從王緒入閩居泉之惠安宋乾
道間有曰瞻者隱登高山下以八行舉邑人名

其山曰登科山其後遷邑東之圭峰下乃吾高祖之父也高祖諱汝華曾祖諱達叔祖諱義先以至元丙子之三月生吾父名慶龍字雲從其年宋六岳亂吾祖偕祖母李氏避之海島中逾年而歸隣里親戚咸劉于兵而吾廬朽然獨遺祖父冒難阻躬劬勤以收復舊業雖倥偬不遑而教子必有禮法故吾父羈貫知自力學問從槐庭王先生芒齊楊先生遊吾父事親孝居祖母李氏喪哀毀骨立祖父病侍湯藥食飲衣晝

夜不解帶至剔股肉爲糜進之祖父歿喪葬盡禮比老猶孺慕不衰歲時祭祀未嘗不悲思垂涕泣間遇人親喪亦爲之泣蓋深痛二親之不可復可見也生平不飲酒惟喜啜茗讀古書爲歌詩取適已意客至必治酒且清談窮日夜樂之不爲厭州里疏戚咸稱善人人無間於言吾母鄭氏有賢德先二十七年卒時吾兄弟幼穉吾父絕甘分少俾得就保傅嘗誨琦等曰汝母早歿吾教汝兄弟讀書非圖富貴利達惟願世先

德爲好人行好事而已及琦歸自京又嘗命琦曰汝承祖宗休澤幸已成進士吾日暮途遠恐不能待汝祿養矣然吾居鄉見世吏以貪傲敗名節人唾猶虫蛆汝惟廉謹守道則吾地下之日瞑矣後數日感微疾端默而逝時癸未二月十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人長嶼次琦次琥次瑛皆已娶女一人適張某孫男五人孫女一人諸孤將以丙戌十二月廿四日丁酉奉柩塋于縣北仙境山之原惟先生知吾父也審

敢請銘余曰先大人存善積德美有成趾若銜詞不違篤勤爲孝子而又登巍科錚然顯聞天下揚光烈信來世宜謁達官聞人銘而君以屬余是其有尚也已余何敢辭銘曰閩海之壻圭峰所蟠有美隱君康盤其間野藝澤漁于以自老孝善世繼委祉于後及見子貴祿奉弗逮凜乎若存有訓有戒仙岡之阡孝思烝烝銘以勸善久戴是徵

盧平陽哀辭

三山陳忠

予始從亡友余君子賢識盧希韓氏經學該實下筆無疑滯而爲人簡重子賢每語余曰盧生在吾門十餘年不見其有情容旣登進士第居官所至以循廉稱閩中進士如希韓者不多見也晚以近臣薦除守平陽州命下而希韓歿矣後三年其門人陳中立哀其遺文偕其子昺來訪予廬州予嘆曰嗟夫希韓死不可見矣得見其子與其弟子又得見其遺文庸非予之願哉抑希韓之不死非徒以文辭爲也予觀希韓性

孝友奉父命從學百里外常惴惴如在親側其在家也溫被扇枕侍湯藥而不解帶居喪不近酒肉不內寢家人皂隸皆信之事兄如事其父愛諸弟甚於子鄉閭率相戒以盧君爲法初從師子賢君試浙省師道病卒希韓不顧試期與其友陳彥博經營大事以歸迨得祿視師之家如師在時載其弟之官與分廩而食希韓僅少予一歲每別去見必納拜曰是吾師行也嘗記在郡城秋雨連日與對榻彥博家中夜劇談立

已濟人之道希韓奮然誓曰某必不敢負師友
卒果如其言蓋其爲政有古人風諸公所作碑
銘皆實錄無愧予目擊其在三山提舉鹺事番
大商以貨得叅省政勢振中外有拂意立箠殺
之脅戶部令奪下四場引鹽自爲市希韓曰是
上棄國課下毒亭戶及食鹽民皆我所爲斷吾
腕不署牒人爲希韓危希韓曰以是重得禍固
所宜竟堅執臥不顧此尤人所難者昔樂子有
言曰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希韓於是

蓋兼之矣世之士大夫以斯文名惟務慕組粉
澤爲干譽取悅之具要其所爲與詩書不啻秦
越云觀希韓海口祈晴永春喻賊等作言一出
口如天人之應如響斯荅是果浮華之末所能
致哉然以希韓之學行歷官二十年未脫州郡
以片言屢弭寇變而不一錄切當民窮財匱之
秋天不畀之年以究所施以拯斯世而僅止中
壽此予所深哀也今其門人之義汲汲然爲求
斯文於四方惟恐散墜亦可謂幸矣於其再至

而歸也敢述此辭洩予之哀俾爲告于墓旣以
痛斯文之澤不得大被於時又幸希韓施未究
而見於文辭者猶克傳於後也希韓名琦泉之
惠安人宋乾道間舉八行名瞻者其祖也中立
字誠中莆田人世號忠門云辭曰

猗希韓兮粹美所鍾惇孝友兮 行諸躬隆師

篤義兮靡間始終有本如是兮宜流之豐嗟所
美兮豈文藻之爲工牛刀小試兮屢奏其庸頌
聲載路兮何泯泯使天假齡兮騫以冲福我民

兮流澤何窮鸞鳳伏海兮羣鷗厲空謂蚊之饒
兮孰可養而爲龍玄雲八表兮尚寐無聰歌以
哀之兮夫孰知予之冲冲

元奉政大夫同知福州路總管府事致仕

林以順撰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
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橫歛均賦
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
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課子弟月書季考

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巡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爾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刀槊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太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

戰不能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昇賊耶彼寇方將攄掠我妻子焚燹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明日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恭人陳氏壙誌

恭人姓陳氏諱懿字孤徽世家惠安之烏石曾祖諱嗣源祖諱旃澤父諱怡孫母許氏以至大已酉八月廿七日生年二十八我

先君受於烏石之廟而歸于盧氏先君諱琦自號立齋登元進士第累官至漕司提舉例始封恭人歿時則

大明洪武癸丑五月七日也享年六十又五子男四長暹次果次昺次晏長蚤世女三皆殤孫

男三源汝魁汝六諸孤十以次年八月廿八日

辛酉奉柩塋于龜鰲山之源與平陽君合窆焉

尊治命也恭人生而孝敬溫惠幼涉書史有載

忠臣烈婦孝子順孫之行未嘗不三復嘆慕旣

歸奉吾祖南昌君視滌澹問燠寒唯謹南昌君

嘗語人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南昌君歿脫

簪珥以營襄事春秋享祀盡禮事平陽君三十

年始終賓敬如一日恒銖累黍約以羨周貧乏

奉賓客間遇事箴規獻替弘多故平陽君所至

以循廉稱恭人實有助焉平陽君歿吏民咸致
奠賻恭人曰君生而不貨死而貨之非其志也
一無所受既葬御績紕課子孫讀書常誨果等
曰汝祖遺訓在家乘汝父遺績在國史汝兄弟
勿替引之嗚呼恭人已矣尚復聞斯言哉茲遠
日有時而孤等未克承紹不敢圖死又不敢請
銘於當世君子板號摧痛昊天罔極敢述卒葬
年月以納諸幽云孫果等泣血謹誌莆田陳中
慎諱

立齋盧先生文集後語

延平孫伯延

公諱琦字希韓號立齋溫陵人以詩明經領薦
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
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觀公科文未嘗不三復
數嘆恨不得拜門下以從授業比公調延平郡
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予於公以爲教其
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啓發於予
者必盡其蘊凡平日所爲詩文亦必以示予予
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

之或謂公長於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爲是也至正庚寅秋江浙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則曰師友傳授固欲學者之底于成設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己亥秋福建大比多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于莆不與考試予復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咲曰君再捷科場吾嚮者之謗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尤英舉於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矣尤英嘗與予偕學於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於所寓歸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構難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英不得奔計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昂亦就試場屋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賦策尤善以限榜額弗登名遂出院始知其爲昂之所作也予旣爲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公之徒莆陽陳誠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

同寓僧舍誠中訪求得公所爲詩文而編次之
凡十三卷將鋟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爲之
序予請而讀之旣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於時
使其文不得見之館閣以黼黻皇家之盛治猶
幸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於亂離散
失之後以傳之不朽懿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
于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
用心之勤誠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
知所慕哉

